

# 怕老无所居,他想重签住房协议

## 兄弟俩认为父亲的担心是多余的,律师也觉得重签协议的实际意义不大

对79岁的方大爷来说,这个年过得可不算舒心。年前老伴因病住院,至今仍躺在病床上;自己想找子女重签一个居住协议,却遭反对。老方既怕老伴的医药费没有着落,又怕自己住的这房子会被子女提前收走,自己落得个“老无所居”的地步。但在子女看来,老方这么想完全是多虑了。

### 老人想重签住房协议

老方今年79岁,老伴长他1岁,两人膝下有两儿一女。南京市建邺区湖西村小区里的一套五十来平方米的房子,就是老两口住的地方。大年二十八那天,老伴突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救治,如今依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接受治疗,这几天只有老方一人住在家中。

“这套房子的产权不属于我。”老方说,2008年,家中的老房拆迁后,他们获得了75万元的补偿款,这笔钱被划成了两部分,“40万给小儿子买房子,35万用来给我和老伴买房子。”由于老房子的产权人是小儿子,所以小儿子才一人拿走了那么多钱。

湖西村的这套房子是二手房,当时买来的价格是37万,其中的35万花的是补偿款,多出来的两万是大儿子出的。让老方意

想不到的是,房产证上产权人一栏上写的竟是大儿子和女儿的名字。“孩子们开始都说这房子是我们老两口的,谁知道他们最后写的还是自己的名字。”老方说,知道后没多久,自己特地找来大儿子和女儿,三人拟了一份“房产协议”,表明二老在生前都具有这套房子的居住权,子女不得租赁或销售。在这份协议上,三人都签了名。最近一段时间,老伴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见子女们不太愿意承担医药费,老方又想到自己并非房产所有人,日后自己要是被赶出家门可怎么办?于是他拟了一份正式一点的“房产协议”,但问题是,大儿子和女儿此时却不肯签字了。

### 儿子们认为此举多余

对于老方所住房屋的产权为什么不属于他,大儿子表示,当时在产权证上写自己和姐姐的名字,是怕老父亲年纪大了,一时糊涂把房子转给外人。老两口过世后,这套房子要租要卖,赚来的钱都是姐弟一起分。这一点,他们私下都是达成共识的。

同时,他解释称,他们在2008年已经和父亲签订了一份“房产协议”,现在父亲要和他们重新签一份,实在有些多此一举。“即使没有这份协议,我们做子女的,怎么可能把父母赶出家

门?”而且,父亲口中这份所谓“正式一点”的协议,其内容和老版本几乎没有区别,只是由手写变成了打印版而已。

“父亲想得太多了。”让记者颇感意外的是,不仅是大儿子,小儿子似乎也对父亲的这个举动颇有“微辞”。小儿子说,目前母亲住在医院里,他们兄妹三个都是轮流照顾的,还请来了护工料理。此外,在钱的问题上,他们并非老方说的“不承担医药费”。“父亲一个月收入近4000元,母亲也有2000多元的收入,但这些钱一直由老爸保管。”小儿子说,现在母亲治病需要用钱,应该先花这笔钱,如果不够,子女们才会补贴。大儿子也是这个观点。

### 律师称老协议有效

目前,老方的子女还未就重签协议的事进一步表态,那么他们的老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江苏励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丁明胜认为,该协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有双方签字,所以具备法律效力。老方若想让这份协议更正规一些,可请法律单位将协议中可能存在的漏洞或有歧义的内容进行修改,然后请公证机关公证。丁明胜表示,真要这样做的话,除了能让老人“心安”外,其实意义并不大。

见习记者 刘旌

【忙并快乐着,他们这个年过得很充实】

今年是龙年,中国民间有个说法,本命年“缠红”会保佑自己红运高照,心愿一般都能实现。记者昨天在南京采访了三位外地务工人员,他们都是恰逢本命年,听他们说说新年的愿望,发现其实他们的愿望都挺简单,也很实在。为了实现愿望,今年他们都没有回家,而是留在了南京。

## 年初三就“上班”,他们的心愿很简单 多挣些钱,让家人过得好点



小冯话很少,多数时间是在揉面



尽管顾客不太多,王玉清仍很开心

人物:小冯 年龄:24岁 职业:开拉面馆

小冯和妻子在安德门小行路上开了一家拉面馆,昨天上午9点钟,记者来到拉面馆,门口支着几口锅,有面锅有肉汤锅,案板上摆放着面团,小冯正在揉面,妻子小李在一旁忙着下面,招呼着店里面两位民工顾客。

小冯的店靠近民工劳务市场,饭菜价格很便宜,价目表上看上去,基本都是四块五块的。店里的摆设虽简单,但有新年的气氛——贴了福字,打扫得很干净。

过年,小冯没有回老家,而是留在了南京。“初三开的门,年前腊月二十五停业。”小冯说,自己的老家是河南许昌,离南京1000多里路。

母亲闫玉珍也来到了南京,儿子在前面忙碌,她在后面切菜切肉,“就是帮帮忙。”闫玉珍说,儿子今年不回家过年,是因为她带着老公从老家过来了,是腊月二十九坐火车到的南京。

“这是我的二儿子,大儿子在苏州,大学毕业工作了。”说起儿子,闫玉珍十分自豪,“那你老伴呢?”记者无意中问起来,她叹口气说:“二儿子8个月时,老伴就生病去世了。我们家困难,二儿子12岁就到上海学徒做面条了。”

“那为什么大儿子还能考上大学?”对此,闫玉珍说,大儿子学习好,不忍心让他辍学,也算是小儿子成全了哥哥。

采访过程中,小冯一直不怎么说话,不过店里的老顾客都夸他能干,揉面时,记者看到他的手指都冻红了,“天这么冷,没办法。”妻子小李说。

记者了解到,如今小冯也有了个1岁的孩子。闫玉珍说,这次公公来,就是帮着带重孙子的,“年后生意会比较忙,帮他们照顾下孩子。”对于新年的心愿,小冯表示,希望生意做得更好,多挣点钱,将来在南京买房子。

人物:王玉清 年龄:36 职业:便民早点摊主

王玉清,记者在年前就认识了,那是腊月二十六,在安德门地

铁站肯德基的门外,王玉清和妻子在卖酱香饼,当时询问他们是否回家过年,他们说不会回家,还要将孩子接到南京来玩。

昨天上午9点多,记者再次来到安德门,一眼就看到王玉清在做饼,“你果然在!”记者惊喜。王玉清呵呵一笑,说他初三开始出摊的,昨天是第二天。妻子张某不在,“在家带孩子呢!”王玉清说,他有两个孩子,大女儿14岁,一直吵着要来南京玩,他们老家是和县的,离南京也近,这次就把5岁的小儿子一起带过来了。

“玩了红山动物园。逛了几个小时呢!”王玉清笑着说,动物园很大,孩子玩得很开心。

满足了孩子的心愿,那自己的新年愿望呢,说起这个,王玉清又笑了。他说:“我们目前只有这一份工作,卖早点也只能糊个口,希望年后能再找第二份工作。”王玉清说,他还希望孩子学习更好,更听话,希望自己在老家的父母身体健康,“过两天我们还要回家一趟看他们。”

人物:李闯 年龄:36 职业:工厂打工

李闯是江苏泗洪人,记者遇到他时,他正和几个民工朋友往小行走,手里拎着一棵从超市买的大白菜,穿着也挺单薄,一路上大家却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不回家过年,是因为没挣到什么钱。”李闯说,自己出来不到一年,加上自己花销,最后没剩多少钱,心里不好受就没回去。虽然36岁了,李闯还没结婚,他说自己父母也早已分手,自己在泗洪老家是跟着80多岁的爷爷奶奶过的。

“很想爷爷奶奶,打电话了。”李闯说。

说起新年的愿望,李闯称:“好好挣钱。攒足两万块钱后回家。”

“我不想在外面继续打工了,想回去搞养殖!”李闯说,自己会养羊、养兔子,平时一直注意研究这方面,老家有土地,自己二叔、三叔家的宅基地都空着一大块,可以拿过来使用。两万块钱,再加上跟叔叔们借点钱,就可以把养殖搞起来。“只要有了自己的事业,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快报记者 孙玉春 文/摄

【没有方大爷的烦心事,他们这个年过得很惬意】



### 小狗当“驯鹿”

前天,南京夫子庙夜市,一只小狗戴上头饰给主人招揽生意。小家伙有些像圣诞老人的驯鹿,“萌”翻了游人,小贩的头饰跟着畅销起来。

快报记者 钟寅 摄



### 小狗成明星

昨天,在南京瞻园路通向夫子庙步行街的入口处,一群人围着一对小狗明星看热闹、拍照,这对小狗被主人染了毛发打扮起来,还戴上墨镜,坐在车后座上分外喜气。

快报记者 鲍铭东 摄

## 在朋友家吃团圆饭,四处走走看看,猫在家里当宅男 这几天,“老外”们就像过圣诞

正如中国人热衷过圣诞节一样,春节来临,在南京的老外们同样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有的选择到南京四处看看,感受“年味”;有的受中国朋友的邀请,和他们的家人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还有的决定窝在家中什么也不做,好好休养生息一番……已然入乡随俗的老外们或懒散或疯狂地和中国人共同“过大年”。

### 在朋友家吃团圆饭

宋山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今年是在南京工作的第3个年头,由于前几年春节都去了外地,今年算是他在南京过的第一个春节。虽然在中国是孤身一人,但宋山获得了他的中国朋友的邀请——除夕到朋友家吃团圆饭。

“感觉很好。”宋山笑容满面地说,晚上的年夜饭丰盛极了,这一家人又热情无比,一直劝他“多

吃点”。饭后,宋山和朋友一家围坐在沙发前,一起热热闹闹地看春晚。虽然汉语说得还不够“利索”,但和一大家子呆在一起,吃吃、玩玩、笑笑,这个中国年,让宋山印象深刻。

### 四处走走,感受“年味”

去年8月来到南京,目前正在南京大学学习汉语的美国人赛玛丽对中国年的兴趣可谓十足。从除夕那天开始,她便拉着男朋友出门疯狂“压马路”。“我就是想看看中国人到底是怎么过年的。”除夕夜里,她和男友来到广州路看市民们放鞭炮、放烟花;初一一早又跑到朝天宫附近“瞎转转”,晚上喜滋滋地和男友一起放烟花;初二去了趟新街口,到各大商场,不买东西,只为感受大家春节的购物热情……

来自加拿大的施德在中国女

友的带领,也走遍了南京的大街小巷,玄武湖、南京博物院、夫子庙……哪儿人多,女友就带他往哪儿“钻”。施德最为“爱恨交织”的是夫子庙,“真好玩儿,不过人真多得让我受不了。”

### 懒在家中什么都不干

葛梦麟今年41岁,来自美国密歇根州,对他的春节的最好描述是——任凭窗外鞭炮震天响,我自在家睡大觉。9个月前,葛梦麟被位于美国的总公司派来南京工作。一到南京,还没呆上两天又被派到曼谷、柬埔寨等地出差,节前终于回了南京,筋疲力尽的他唯一的心愿是好好睡上两天。

“除了吃饭,都没出过家门,一个人在家看看电影睡睡觉,挺好的。”葛梦麟说,幸亏赶上春节,自己才可以睡个天昏地暗。

快报记者 王颖菲